

盧文弨全集

第十二冊

〔清〕盧文弨 撰
陳東輝 主編

常郡八邑藝文志（二）

卷三之上

記

味菜軒記

(明)方孝孺

凡物味之甚美者，必爲人所甚好。可好之甚者，亦往往能生禍，以病乎人。酒，味之美者也。好之甚者，小則有酗醬之失，大則戕軀喪德，以災其國家。牛羊魚鱉之類，於食物爲最珍。然華元以羊羹不均，至於取怒而致敗；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，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。是以甘脆適口之故，不之戒慎，以飫飽亡其身者，世常有之。是豈非有

甚美，必有甚惡之驗乎？

夫惟其味淡薄，初若無可喜者，而世自不能遺之。飲者資之，以析其醜；食者資之，以解其飢。貴而八珍九鼎之筵，賤而橡茹藿歠之室，莫不有待於味。其物既不爲人所爭，而其味和平清苦，善除物之毒，而不生疾以病人。若是者，其惟菜爲然乎？世之名人賢士，每懲厚味之腊毒，而顧深嗜乎菜。若杜子美之於韭薤，陸龜蒙之於杞菊，蘇子瞻之於蘆菹蔓菁，莫不遂稱之，見於咏歌。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，尤爲篤論。蓋貧賤者之所易得，則無踰分之思，而求之不勞；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，則享之也安，而用之也無媿。身不勞而心無媿，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？

暨陽蔣侯文旭，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。其官貴顯矣，而其志清約廉謹，以「味菜」名其所居。夫爲顯官而嗜菜，其善有三焉：不溺於口腹之欲，所以養身也；安乎己所易致，而不取衆之所爭，所以養德也；推菜之味以及乎人，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，而於物無所害，所以養民也。養身以養德，養德以養民，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？《語》有之曰：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蔣侯於是乎知味矣。因菜之味，而深味聖人之道，使仁義充乎中，暢乎外，而發乎事業。於膏粱之味，且有所不願，而況於菜也哉！

武進廟學重修記

金幼孜

武進舊有學，在毘陵郡治之東二里許，創自有宋。國朝洪武初，宰邑者復大而新之。歲久，廟學傾圯。永樂甲辰，訓導覃懷遠宏，率諸生王忠輩繼葺之。時前進士判陳州白瑜，以內艱家居，慨欲協相其成，首捐貲爲倡。遂募材鳩工，粗復其舊。明年，改元洪熙，今都御史熊君槩，以大理卿巡撫過郡謁學，嘗督有司修葺，未克訖事。

宣德丁未，鄱陽進士蔡貴來尹茲邑，留意學政，視學制稍隘，乃捐俸，貨民之隙地，於靈星門東創三門，又於講堂後，勸民分地十餘畝，植以竹樹，正泮池之偏，增築饌堂、射圃，使復其常。於是廟貌有嚴，堂廡有序，講誦有所，像設藻繪，煥然一新，至是可謂大備矣。其郡人禮部尚書胡公澐，歎修復之難，念繼葺者之不易，乃來屬余記其成。

惟人才之興，本於學校，而學校之興，係乎宰民者之賢否。今是學之成，雖創修前後有人，固不俟於宰民者，然非貴之卒成其功，其能完美壯觀，若是之盛哉！雖然，君子之政有先後，而學校之教有本末，貴之爲政，能急於興學，可謂知所先後矣。而世之學者，徒事於決科名、釣利祿之計，於夫爲學之本，漫不加省，是可乎哉？

夫微而道德性命之蘊，顯而君臣父子之倫、日用事爲之故，莫匪民彝物則之所在也，學之者必察乎此。端誠意正心之功，造窮神知化之妙，以達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，而後其本立於內，夫如是，則所謂科名利祿之自外至者，有不足計矣。是固掌教者之任，而宰民者亦詎能辭其責哉？尚勉焉。端爲教之本，率以勵其士子，而振起俗尚之弊，將見異時，才賢之興，皆道德明秀，出而恢宏政治，而堯舜其君民，卓然爲當代名臣，則於斯學，豈不重有光乎？是又建學之意，不可不書。

常州府重修廟學記

楊士奇

學校，王政之大端。民有養而無教，則不可與圖治。古建國君民，教學爲先。教道行而知務德，斯風俗可厚，人才可興，而治效可得。自昔爲天下，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。

我國家自祖宗之世，崇重學政。皇上纘承大統，益敦飭勵，而郡縣奉承，有祇有怠，故學之振舉，有能有否。常有學數百年，中歷兵革，屢燬屢復。洪武初，廟學一新，加於舊觀，歲久而敝。永樂初，撤而再新，益加其舊。既二十年，廟學復敝。時郡守貳咸缺，

推官楊誼，自監察御史來獨審郡事，進謁先師，退就學館，顧瞻嗟咨曰：「是可後乎？」亟謀修葺，而計費甚鉅。方事營度，郡之好義，咸願有助，出貲市材，諏日鳩工。仆者植之，傾者正之，撤壞去腐，易之以新，工善材良，既堅既壯。廟自大成殿、東西序、戟門、櫺星門，學自明倫堂，志道據德，依仁游藝。四齋及賓客之位、會饌之舍，至於庖廩，靡不具完，采繪煥然，不浮於度。是役也，費不出公，顧爲之有道，民爭勸義。始於宣德元年十月，成於次年八月，蓋始終皆誼之勤。而後知府余文，自山西按察僉事來，同知張宗璉，自大理丞來，通判高齡、張瑛，同志協贊，用克訖事。時大理寺卿胡公櫟，奉命巡撫蘇常諸郡，亦勤相助。蓋政之張弛存乎人，郡縣吏有不知究大體、祇德意，而且暮弊弊，案牘期會以爲能，趨走迎餞以爲賢者，固不能知養民爲何事，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爲重哉？此數君子，皆起家進士，知所先務，宜其克協於斯舉也。

常自泰伯、延陵相繼讓大利，其人至於今知捐利爲義也；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，而率人於學道，其遺化猶在其鄉也。矧今爲畿內郡，涵濡聖化之密且久，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。則游學於斯，必有仰惟聖朝之德意，及諸君子之用心、鄉人長者之勞動，而作其自勵之志。將見教化益行，賢才不乏，鄉閭禮遜，駸駸乎治平之盛者，皆自此始。

於是府學教授余學奭等，謀記其成，而屬江陰縣教諭陳孟旦來求文。而能道興修

之詳者，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。郡人之助義者衆，朱善慶、周孟敬，其巨擘云。時宣德己酉六月。

季子廟十字碑記

陳敬宗

昔吳季子封延陵，延陵今爲常州江陰，乃常之屬也。當時季子歿，葬江陰申港之側，先聖孔子題其墓碑，曰「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」，篆刻也。是刻歲久湮沒。唐玄宗命殷仲容摹刻之；代宗朝潤州刺史蕭定又重刻之；宋徽宗時，朱彥守常州，又重刻之；凡三傳刻矣。而古法古意，尚不失孔子遺意，則重聖人之筆，謹之至而不敢忽也。墓舊有廟，廟有像。國朝洪武初，復設建廟像於郡城之內，久漸頽廢。

今太守莫公愚、武進縣令朱公恕，一新舊規，視昔有加。摹刻孔子所書，立碑廟庭，謁拜以時，祀典益隆，甚盛心也。自古王公貴人之墓，不逾百年廢而不存者多矣。季子歿，距今千有餘年，而其墓石祠廟，皆得葺治完好者。季子有泰伯、子臧之讓德，且自吳聘魯，請觀周樂，而知列國之廢興；歷聘齊、鄭、衛、晉，而知政治之得喪；則其明睿博通，賢於他國之使又遠甚。名節表表，蓋將與霄壤同其不朽，而茲墓石，鬼神猶知呵護，

況人乎哉？莫、朱二公，既謹江陰樵牧之禁，又新郡城廟貌之規，事神如此，治民可知也。

夫以孔子之聖翰、季子之墓碑、唐宋諸公知所欽仰，與今二公知所尊賢而尚德，是皆不可泯者。故書此，刻於碑石之左，俾凡莅官於是者，皆知所以景慕焉。

劍井禎應記

錢 溥

劍井在常州府城東十五里。景泰辛未春正月，有白氣亘天如虹。其年三月，王學士偃廷試第三人；明年，胡尚書濬進少傅兼太子太師。鄉人謂是地世傳葛仙翁駐鶴之所，其氣自宋嘉祐壬寅胡文恭宿爲副樞，元祐戊辰胡修簡宗愈爲右丞，熙甯癸丑余吏部中魁廷試，邵御史剛魁南省，邵司業材魁開封，元符庚辰蔣魏公之奇入西府，率先一歲而見，見輒有應，載諸陸元光《記》中，昭然可考。

歷南渡，入元，而抵國朝，三百有餘年不見，而人材亦未有登甲科、拜師傅，如二公之克協者。光嶽之氣，分而復完，完有遲疾，應亦隨焉。昔從井中出，今從河中騰上，或井在河中，而今井蓋別穿者。地鍾靈異於人，固不限乎井，然非井無以識其地。成化五

年，府同知謝公聞而異之，重植一亭，覆其上，以書謁記，將鑲石，以示永久。

夫天生材，與地合德，氣必先之。凡一草木之華，得氣之充者，往往兆瑞於人。況是氣氤氳騰達，上燭於天，下胚於地，娠賢毓秀，爲時之憲。噫！霜降而鐘鳴，礎潤而雨至，一氣潛孚默運於亭毒之表，開必有先，興必有禎，驗乎斯井，豈虛其應？然前非記，無以證於今；今非記，何以證諸後？後其有證，以續應於無窮。蓋允賴謝公，克昌斯文，以成其美。

公名庭桂，山西蒲州人，景泰癸酉解元，由上舍佐府，治有善政，蔚爲士林所推重云。

駐節亭記

黃傳

修繕之於政細也，一亭一門之於修繕又細也，不足道乎？爾宜無取於書，而書者有說也。經制不古，人心儵習，吏於人國者，大都苟日以自度，有所建作者，率多爲名，不爲名者不作也。而作者此其中有說矣，其殆不慊於心而有作焉，其爲善衆也，故書，書以志衆善耳。

宏治癸丑夏六月，朝廷以傳知江陰事，而以南昌黃泰爲典史。冬十月朔，同載而至。適承窮敝之會，舉目人望，罔匪凋缺，稍稍補飭，且三匝星紀，工不告訖功。維是南城之南，水步代換之次，舊有門曰「迎恩」，兩柱腐墨，戴莽銜菌，艱飈雨日中，爲客厭惡，爲居人畏恐。有亭無名，爲賓旅至止，主人將迎候息之所。白屋三楹，楹間土牆圍之，北榮朽壓，如鳥折翼，敗瓦擁戶，蔓草入牖；伊威蠨蛸，觸撲眼面；漏水滴地，爲蹶泔，爲蟪穴，履之者跛焉。予甚毒之，未有以爲也。一日，泰請曰：「盍新之？」予漫應之曰：「豈不可哉！」居無何，告材具矣，卜得日矣，匠工集矣。越兩月，有門奕然，有亭赫然，煥然竦然，若天墜而地出。然究其故，則門易以新，名仍其舊，曰「迎恩」；亭增其舊，名舛以新，曰「駐節」。既壯而華，又整以潔；以甃以堊，以碧以腹；木不呈膚，牆不露圻，地不獻塗；有曠可羣，有密可休，有漏有庖，可燕以遊。總其費，蓋百數十金，不誅於民，不勾於公，不知其所自來也。噫，亦才矣！落成之日，題其額之左方，曰年月日，知縣、縣丞、主簿、典史某某建。

嗚呼，是誠何心哉！夫典史之於縣官，末也，百廢并而罰不及焉，百爲舉而褒不加焉者也。泰也無上官之命，無僚友之託，無下民之請，特以一方視瞻之故，與往來賓旅之計，不嫌於其心，俛焉孳孳，忘其責不在己，而惟力之圖，不施勞，不矜能，不銜名，浸

尋乎君子者，爲己之事，求之於今之世，此豈可以多得哉！予坐焉而享其成，私竊愧之，故爲之書，鑱諸碑，以志其善，以著其愧。夫居尊而有責者之苟日以自度也，一以愧；夫爲己者之事不出於吾人也，一以愧。題額之左方，攘善而流感也。若夫一亭一門之政，二三十年物耳，何足以累金石哉！宏治丁巳春三月日。

譙樓記

吳寬

江浙之間多名郡，若常州，其一也。據城之中，偉然而壯者，爲郡治。直郡治之南，巍然而高者，爲譙樓。樓之建既久而燬。宣德末，重建於郡守桂林莫侯。歷六十年于此，風雨震凌，朽爛剝落，前人之功，日就廢壞。

今郡守泰和曾侯，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，朝廷推擇而來，廉明有爲，庶事畢舉。有言譙樓當修者，侯曰：「天子念江南凋敝，俾出守養民。今惠政未洽，而遽使之，非所謂『未信而厲己』者乎？」民聞之，曰：「侯之愛我甚矣！自侯之來，歲則大熟，侯不厚斂，而有餘粟。吾輩各以自私，使不出升斗，以助盛舉，是不知義也。」倡而繼之，如出一口。相與具材用，召匠役，將卜日興事。而侯亦未之許也。於是同知許君岳等贊之曰：「此

民之情也，咈之不可。」乃從之。未幾，朽爛者堅，剝落者完，甃石並用，丹雘錯施，郡中美觀，於是爲最。工訖，侯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。方君等以宜有記也，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，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，其意甚備。予固知侯者，乃不辭而書之。

蓋古之人固勤于政，然居高明、遠眺望，所以游目騁懷者，不之廢也。後世譙樓，亦古臺榭之制耳，況更鼓刻漏，以警乎民者在是，豈特爲郡中美觀而已？常州自昔爲守義之邦，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，猶重勞乎民，民感其意，卒成。其所當興者，豈非使民也義，而民易使也歟？記之固宜。工始於宏治九年某月某日，訖於是年某月某日。

義田記

吳 寬

自宋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，蓋五百年於此，未聞有倣而行之者。彼力之不足者，固不能行；其可行者，亦不能行焉。竊歎夫仁心之在人，未嘗或忘，雖犬馬異類，猶念之，況人爲吾同類乎？況人爲吾同所出者乎？使於其饑寒死亡，略不之恤，則其心頑然不仁而亡之久矣，是可以爲人乎？夫其待乎同所出者如此，況望其施於同類之人乎？又望其施於異類之犬馬乎？然此心，人固有之，於其饑寒死亡，亦有能恤之者，

特出於耳目之所見聞，發於心思之所感觸，施於此，或不及於彼，施於前，或不及於後，未有置爲贍族之具，立爲常行之法，期其子孫世守，如所爲義田者，此則范氏獨能行之。其制美而周，其惠久而厚，其心之仁常存而可衍，信乎能做而行之者，豈非賢於一世之人哉？

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，常之宜興人也。族舊且大，自公之祖父嘗顯於仕，而世治田業不絕。公少時登甲科，入翰林，已受教于其先漁隱府君，有意于義田之舉矣。及公居內閣，位三公，而天下爲己任，旦夕裁決庶務，鞠躬盡瘁，以副天子倚任之意，無暇顧其家。蓋至是祿賜益厚，終不欲私以自奉也。一日，其弟時望自宜興至，公曰：「義田其成矣。」乃相與議之。議成，俾其叔子元相專理其事。既又慮他日之或廢也，特奏請於朝，下其事於郡縣，有不如規約者，得官法治之，所以維持之者甚至。元相既謹奉教，則復使人來請以文載之。惟范氏義田，當時有錢公輔爲之紀，敘事有法，後世猶相傳誦。寬何人，而敢與此？固辭不獲，乃爲強書之。

夫田，養生之具也，不可一日而無者也。惟其可以養生而爲利也，人故爭之，雖以成周之世虞芮之君，不能免此，況後世之薄乎？蓋其弊，皆起於自私。爲國者，既不井授，於是兼併之俗日成，親睦之風日息，彼疆此界，校及寸尺，苟不奪於人則已賢矣，安

望推其所有，及於族人，不論其親疏，不量乎久近？自其身，以至其子孫，槩使其獲濟，而無饑寒死亡之憂，不尤賢乎？夫義之事，仁之所寓也，仁義之道，非夫人不能行也。元相在子弟中，其才既足以理此，其亦謹其收斂，均其散給，以無負祖父之美意。嗣而掌之者，皆得其人，雖至百世可也。義田若干畝，其規約有錄，此不復著。

來烏堂記

王 儼

予友卞益之卒且葬矣，其弟訓請余記所謂來烏堂者。

卞氏家郡城南，環所居木以萬計，蒼蔚蓊鬱，蔽虧日月，羣烏繞棲。距其居東行百餘步，曰橫溪，卞氏先隴在焉。自益之曾大父子貞卜葬於此，考季深即塋域建時享堂，歲久且圯。天順己卯，益之改作之，以十二月甲子落成。是夕羣烏悉飛集塚上，驅之不去，連三日夜，然後歸故巢。客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是益之孝所感也。」因以「來烏」名堂。蓋益之性至孝，少失母邵，哀毀骨立，事繼母許如所生。父嘗遇劇疾，籲天祈以身代，割股肉，和糜以進，疾遂愈。益之未死時，鄉里故稱卞孝子云。

予間按史籍，古之人稱孝子者顏烏，親沒未葬，行泣道間，羣烏銜土成墳，烏口皆

傷。陳文竭親死，廬墓側，哭泣聲不忍聞。烏口嚶嚶，若助其哀，奠獻畢，烏亦爲之不啄。益之之孝，無愧二子，雖欲烏之不來，不可得也。嗟乎！烏之來，益之固自以爲適然耳。名其堂，而張之以文，非益之意也。然烏知彼二子者，在當時不自以爲適然也哉？語曰：「愛其人者，及其屋上之烏。」予與益之交甚篤，而訓則予兄子婿也，悼其兄，請之尤懇。予於是乎書。

靖江縣造縣歲月記

張汝華

楊子江中，有地曰馬馱沙。蓋江源萬里，數道之水，一匯而注於海，至是海近，潮勢湯湯，江闊數倍，水歧而復合。中積成沙洲，適居水之中央，東西可五十里，南北可二十里。居民版籍五十有五，歲徵糧斛二萬五千贏，舊隸常之江陰。

成化辛卯，巡撫大臣以周圍風波不時，居民往來舟楫跼危，奏准開設靖江縣于沙之東土城，除授縣學正佐等官。汝華于是年十一月廿八日來任。維時土城內，皆麥隴高低，溝洲衡縮，只有耕氓草屋四五區而已。姑即氓屋視事，相地繫基，召匠估計，惟闢草廩于城之北隅，移居之，以便督役。越明年壬辰，春二月十八日甲寅，梓工戒始；五月

廿四日庚申，豎縣堂；秋七月十七日壬子，豎學宮。又明年癸巳，夏四月十九日己卯，豎察院、總捕；秋八月三日壬戌，豎城隍神廟；冬十一月二十日丁未，豎公館及迎恩亭、倉廩；十二月初六日壬戌，營各壇。又再明年甲午仲冬，始行文廟釋奠禮及壇祀；三月廿七日壬子，豎各齋房及存恤院；至冬十月十三日辛未，濬河修城；十一月廿一日癸酉，厥功告成。計房屋大小二百八十一間，二十四廈，池一口，井五口，板橋八所，內外牆垣九百七十丈。本府先後給發到料價，及油漆、綵繪、粧塑等價，共白金五千三百七十一兩二錢九分三釐一毫，放支工價食米六百一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。其官物出納之際，天地鬼神臨之。若夫事之克成，則有賴於上官之嚴督，與下諸執事之效勞也。

方經營之初，木料未至，有松木大而長者二株，短方者二十七株，風潮逐於沙之南岸，得之以資乎始；及事之將完，大材有闕，復有大木一十七株，飄集於沙之北岸，資之以成其終；此又天之所以默相其成，以福我邑之民。第以碑石未立，恐遂遺忘，庸書其槩，揭於楣間，以志歲月。其或營建未備，及有隳壞者，則有望於後之賢人君子，隨時增飭而修葺之，以期勝於今日。

重修季子廟記

李東陽

常州季子廟，在府治東一里。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白公昂，嘗讀書其間，慨其敝陋，謂居守道徒曰：「吾他日必修之。」公舉天順丁丑進士，歷官兩京，不暇葺治，每詢諸子弟及鄉之人，聞其益敝，恒慨然於懷。越四十餘年，爲宏治戊午，始以屬諸巡按御史石君祿。石曰：「此有司祀典所載，第公賦方殷，未易旁及。」乃會諸官，得贏財若干，以付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邱泰。簡材治籍，庀物督工，撤其舊構，而重新之。堂廡庭庀，以次繼作，屹然爲隆，煥然爲華，象設昭布，禮器具列，回視昔之頽垣敗宇者異矣。

按吳封於延陵，實今之武進。縣東北七十里暨陽鄉，有季子廟，後其地屬於江陰，孔子所書石刻在焉。唐玄宗時，命殷仲容摹刻之，代宗時潤州刺史蕭定、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，遞傳刻之。國朝洪武間，始建茲廟，其後知府莫愚、知縣朱恕修之，又摹舊刻，置於庭側。自季子沒二千餘年，廟幾興廢，幾遷徙，而其名號風節，固未泯也。夫稱季子者，謂其執節讓國，不以千乘動其心；聘魯觀樂，而知列國之故；聘齊、鄭、衛、晉，而知其政，見其臣，而知其所可與者；其明睿通博，出於人遠甚。故以孔子之聖，與其合